

## 第十二回 衛華陽智伏馬娼 東生員喜聯王美

詞曰：

賤謝青樓，榮歸金屋，豈非人世夙福。想來定是快儂心，如何還把眉兒蹙？檐際籠金，梁間壘玉，誰知不可棲鴻鵠。早知薄命是紅顏，何勞厚意垂青目！

右調《踏莎行》

話說翠翹因許了嫁東生，睡不著，展轉思維道：「此事未見其可。我被他纏住了，一時失口應了他。他上有大，下有小，中有妻子。妻子又是侯門小姐，好不大的勢耀。我嫁與他，何異以羊喂虎，以燕啖龍？斷無好意，不若我回復了他。從容等一等，無拘無束，敢作敢為豪傑，嫁了他，也有個出頭日子。這樣軟弱書生，怎做得事業來？」將欲叫醒東生，說明此意，轉念道：「我不合已允了他。如今替他恁般說，他不道我替他商量，祇道我又有甚別樣肚腸。況他一心一意，說定了要娶我，怎肯一兩句閑言，便收拾了千般妄想？王翠翹，王翠翹，這樣從良，祇怕不是你結局收場處哩。」鬱鬱不樂，勉強成眠。

次日，東生將翠翹接到店中，調居別室，著人來對秀媽說，要替翠翹娘贖身。秀媽急了，一步一跌，趕到東家店中。店中人道：「不在這裏，到楊府花園中避暑去了。」趕到那裏，又說不在。一連趕了十多日，祇得磕頭撞腦，亂滾亂跌。

一日，一頭撞著步賓，一把拽住道：「步爺，我女兒今在哪裏？求爺指我一個實在去處。」步賓道：「起初時，原是我引東相公來，後來他替你女兒合好了，便用我們不著。至於贖身嫁娶一節，我們一毫不曉得，所以也不曾來探望得你。昨日打從縣前過，聽見人哄哄的說道子妹告從良的。一人說年紀還小哩，一人道不知叫做甚名字，一人道就是那第一有名能新聲善胡琴的。我聽了這話，著實一驚道：‘這名色祇得一個馬翹，難道就是他？’挨到人中間去看，並不見人，祇有青圍暖轎一乘，倒有二三十人護著。忽然縣官出來，轎中走出一個女子，渾身是青，頭搭包頭，手拿一張狀紙，高叫爺爺告從良。那一起共有二十餘張狀紙，一張也不準，單叫門子把那婦人狀子接上來，抬在轎子上。停著轎看了許久道：‘準了你的。’官轎去後，那女子轉身上轎，打個照面，不是別人，卻是令媛。從人攝著如飛而去。我問那衙門前人，馬翹告從良要嫁哪一個？那人道：‘甚麼無錫的東秀才。’我道：‘那東秀才卻不是秀媽的對手。’那人道：‘你祇知東秀才忠厚，卻不知他的幫手硬掙著哩。’他的幫手即是我這裏通省聞名的衛華陽。你要知你女兒下落，須到衛華陽那裏去訪問。」

秀媽聽了衛華陽三字，便軟了一半，道：「咳，罷了，尋出對來了。這衛華陽原替我有口過的，如今此事落在他手中，定然要取氣的。步爺，我央煩你，見東相公道：他要娶我女兒，祇消對我面說，何須請人告狀，可惜費了錢鈔。多把我些，也見他美意。」步賓道：「他這幾日不知在那裏，決沒所在尋他。我一連尋了他四五日，並不能一面。他的書信撞著我，我扯住問他。他道：‘我相公這幾日有正經事，不及會客，說話的都到衛華陽老爺家去問。見與不見，那裏方有的信。別所在尋，祇當鬼門關上占卦。’我今日正欲去那裏探望他，不想撞著秀媽。」秀媽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他是拿定要做事的。就浼步爺替我討個信，千萬替我老身傳言婉達他。要人，銀子卻是要把我的，我並無別意。上復他，不要可惜了錢餉。若果在衛家，萬望回我一個的信，我明日便辦個盒子去託他玉成。事完自當厚謝。」步賓道：「好說，我若得見，自然勸他。」說罷，兩下分頭走開。

卻說這步賓，便是奉衛華陽、東生來行計的，卻正好撞著秀媽，講了這些真情實話，忙來報與東生、衛華陽。衛華陽道：「如此他銳氣殺矣。你乘夜去回他信，道見便見了。說起你的言語，他道：馬不進買良為賤，秀媽陷烈為娼，他若知風犯，且暫饒他。他若不知進退，除了□□不算，還要告他，二罪俱發。」

步賓傍晚去回復秀媽，秀媽接著，問：「可有的確音信？」步賓道：「信倒有實的，但他那裏揭帖狀子，件件備到，祇等你一言鬥氣，便替你殺狗開交，道你以良為娼許多事故。我道：‘你也替他說一番，不肯，再與他鬥氣未遲。’他道：‘人在我屋裏，他要緊，自然來求我。縣間狀子是已進的了，憑他怎的來便是。’」秀媽道：「步爺，他如此聲口，我還該怎麼？」步賓道：「依我說，他既然拼著打官司，是不怕事的。若一經官，必要弄出當年落水根源。莫說問到這上頭，便不問到此地位，也要費錢費鈔。連連斷得他身錢來，也要費卻一半。不如知鬼貼鬼，自己上門去求衛華陽。這些做大頭光棍的主兒，輸軟不輸硬。你去求他，他便把前怨丟開了。我的主意如此。你若定要替他打官司，他銀子便意入手，就去了千金，也不在他心上。勝負一事，未知鹿死誰手。全靠你的才干力量，我是不敢攬掇的。」秀媽道：「我自然依步爺去求和。將甚麼與他抵敵，雞蛋那能鬥石頭？我一心一意去求他，凡事全仗步爺撮合。」步賓道：「這個事不消說，我今且去，明早再會。」秀媽道：「步爺就在我家草榻了，明日好商議行事。」步賓道：「事未有些影響，怎麼就在這裏打攪。」秀媽道：「簡慢不責，便見相知，怎講個擾字？」當日步賓竟留宿於秀媽家。

東生久候不至，衛華陽道：「老步一去不返，大事濟矣。明早秀媽必自來求和，須要如此如此。」東生道：「領計。」

卻說秀媽，到了次日，分咐鴉兒辦些個攢盒，打了一乘轎子，竟到衛家來。先托步賓為之。秀媽先至，步賓立門伺候道：「衛爺尚未梳洗，秀媽少坐即至矣。」同入中堂。須臾，衛華陽出道：「不知秀媽光降，有失迎候。」秀媽道：「驚動起居。」禮拜坐下。衛華陽道：「甚陣風吹得秀媽至此？」秀媽道：「有事相求。聞知我女兒要嫁東相公，特來浼衛老爹作伐，成兩家之好。」衛華陽道：「他打點替你吳越交兵，你反要替他結秦晉婚姻之好嗎？」秀媽道：「做子妹自然不是了局事，從良是極妙的。我又不作半個難字，東相公怎麼怪得我？就是翹兒在我身邊，雖不曾十分好待他，比待別人定高兩分，他自然明白。我聞得他告從良狀子，怕他疑老身有甚別腸，激出事來，所以四處尋問，決無處得一實信。昨步爺說在衛老爹府上，特虔誠來拜，浼衛老爹成兩家之好，定百世之姻。萬望不卻是懇。」衛華陽道：「秀媽還不知就里。起初，令媛告了從良狀子，便要出揭帖。我勸東相公且從容，看你那邊如何行事，再發未遲。秀媽既自來央我作伐，是求財卦了。待我請出東相公來，三面好說話。」秀媽道：「這個更見衛老爹用情處。」衛華陽遂起身邀出東生。

東生見秀媽道：「媽媽到此，還是講和，還是鬥氣？」秀媽道：「要鬥氣便不上門了。我是雞蛋，東相公是石頭，雞蛋怎與石頭對？況且翹兒原是好人家女兒，如今從了相公，可謂物得其主。我就十二分捨不得他，也要割斷了從良。我也打點把他從良的，但道他年紀還小，就耽他兩年，也還耽得起。今日既是東相公娶他，這是好事，我怎麼去阻他？我特來央衛老爹做媒。」

束生正欲開言，衛華陽道：「束相公，秀媽今日一詞不發，反來央我做媒，這是個識時務的女丈夫！你也要把那副肚腸丟開了。你既替他贖身，翹娘的身錢是要把他的。秀媽，你既來修好，託在我身上，你那馬監生討他為妾的文書要還他的，外加一張你起筆把他的婚書。一邊兌銀子，一邊交契便了。」秀媽道：「身錢之外，再加一倍吧。」束生道：「他接客三年，趁過十倍不止。莫講他人，就是我老束一個，在他身上廢了二千餘金！別的合來，何止數千。算將起來，雖十倍不止。但起初之意，原打點替你打官司，二兩也不處與你。今日你既回頭，我便罷休，處一半把你贖契罷了。」衛華陽笑道：「一個要多，一個要少，都作不得準。祇依我，原價取贖便罷了。束相公不肯，我也要強是這樣做；秀媽不肯，一聽尊裁便是。」秀媽道：「衛老爺也不知處了多多少少公務，罕稀這丟丟兒小事。」衛華陽道：「既是如此說定，今且喫了酒，明日成交便是。秀媽，實不相瞞，縣中原有狀子了，祇等你一發動，便四面齊起，替你大大做一場。今既說明，一家得人，一家得銀，安安耽耽，各家俱保平安。祇是忒便宜了你。」秀媽道：「多謝多謝。」吩咐鴛兒打開盒子，燙起酒來。衛家又搬出許多餚饌，一齊坐下。秀媽道：「請出女兒來也同喫一鍾。」束生道：「少不得相會，今日尚非其時耳。」秀媽看他做事十分牢靠，也不去強他。此日盡歡而散。

次日，同馬不進、鴛兒俱到衛家。衛華陽大開筵席，接了本地十大豪傑，當面復講一番。束生兌了四百五十兩銀子，一一把秀媽看過兌明。秀媽再三求添，又加了五十兩。秀媽看得不是風犯，祇得忍疼將原舊婚書拿將出來，又寫了一張得銀文書，兩邊交割明白。束生道：「不知此契可是翹姐的原筆麼？」衛華陽道：「今日少不得要出來謝謝秀媽，你便拿去把他一認，就同他出來便了。如今入門為正，要行良家事了。」束生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拿舊契進去。不一時，同翠翹俱至，一一見了禮。秀媽道：「我兒，恭喜你嫁了風流女婿。」翠翹道：「託媽媽的洪福。」馬不進也上前恭喜。翠翹默默無言，雙眸淚落。眾人一齊作揖道：「恭喜翹娘，今日頓出火坑。」翠翹道：「有勞列位。」斂身而退。此日各家有事，略飲數杯，分散而去。

秀媽出了衛家門，皇天肉兒突得飛反。想著翹娘那樣趁銀，哪裏再去尋這樣的掙手？越想越哭，越苦越悲。指著銀子道：「這樣死寶要他做甚的！我那鴛兒呵，你怎丟了我去也！」鴛兒道：「媽，你揩了眼淚別處去哭。你去哭他，他不哭你，有甚用處。」秀媽道：「我也有許多待他好處。」鴛兒道：「賺他跟人走，回來打皮鞭都是媽媽好處，他是件件記在心頭的。」秀媽聽了，又氣又惱，沒興沒趣而回。

卻說束生打發媽兒去了，著一百銀子謝了衛華陽，收拾紗燈火把，將翠翹娶到別室中。眾朋友都來替他送房賀喜，束生謙未謙之願，滿未滿之心，甚是快活。翠翹慮始點終，心中微有掛礙。然事已至此，則索由他，得開懷處且開懷。兩個男才女貌，好不相得。束生因稱詩曰：「遵大路，攬子祛，贈以芳華。」辭甚妙。翠翹亦稱詩曰：「寤春風兮，發鮮榮；絜齋俟兮，惠音聲。贈我如此兮，不如無生。」束生道：「然則子欲遷延辭避矣？」翠翹道：「郎之不好色，亦如宋玉則已矣。」相對大笑。束生因又朗詠高唐之賦。翠翹道：「然則翹真神女矣。」束生道：「殆猶過之，吾終不以杳冥之神女易活見之翠翹也。」自是情好日篤，相敬如賓。

正好盤桓，忽報束生父至。束生道：「家父來矣，旁人定有物議，我先進見，然後同你去拜見。」翠翹道：「凡事小心，縱有篤責，亦宜順受。若少有抵觸，不但愈增上人之怒，且道你重色逆父了。」束生曰：「曉得。」

來見其父，其父先嚷做一片，見了就罵道：「你這蠢才，多大年紀就去討小！討小已是不該，還去討子妹！你丈人是甚等人，你妻子是侯門小姐，若是曉得你討了小，激得山高水低，你是罷了，叫我怎麼淘得這氣過？好好替我退還了馬家，萬事甘休，若是執迷不悟，就去也告你退了。」束生道：「打罵孩兒，伴色不辭。若講退還，哪個不曉得束守討馬翹為妾？若是退了出去，象甚光景？這個寧可殺頭，實難從命。」其父大怒道：「你不聽我，我定要告你退了。」束生道：「官府是讀書人做的，祇有個斷娼為良，哪有個斷良為娼的理？」其父道：「你這般嘴硬，我定要告退了那娼婦。」往外就走，恰好撞著官府經過，這老兒氣頭上，一聲叫屈：「兒子逆親！」知府是個最孝順的，聽了便叫帶著回衙門問是甚事。束老道：「兒子討了一個娼婦，小的要他退還了妓家。兒子忤逆小的，不肯退還。」知府道：「討了幾時？」束老道：「近一年了。」知府道：「胡說！討了一年是你家媳婦，如何又去退還娼家？那婦人在你家曾做甚玷辱門風事麼？」束老道：「這個並沒有。」知府道：「你兒子是甚等人？」束老道：「乃無錫縣生員。」知府道：「既他是讀書的，娶了他又打發出去接客，象甚模樣？這是打發不得的了。你甚事苦苦要拆散他？」束老道：「老爺有所不知，他的丈人乃吏部天官，妻子年方少艾，怎麼容得那女子？恐怕誤了他終身，所以小的叫他退了。」知府道：「原來如此，祇是理上講不去。且叫他來，待本府以情諭之，看是怎麼。」簽一紅票，吩咐差人道：「叫那束生員帶妻子來見我。」

束生原立在府門外，見了硃票，便換了一件青眾帽子進見。知府道：「你父親告你忤逆，你怎麼說？」束生道：「父師在上，生員讀書知禮，怎敢忤逆父親？祇為舊年不才取了馬翹妓女為妾，今經一載。父親叫生員又去退還為娼，生員體面何在？那女子又不犯七出，已為良人婦，又落娼家局，於心何忍，於心何慚？所以堅執不從。父親就道生員忤逆了。」知府道：「這個自是使不得的。請回，自有裁處。」

忽然王翠翹至，知府道：「馬翹，那束正告那束生員，要把你退還娼家，你怎麼說？」王翠翹道：「爺爺，祇有娼妓從良，那有良婦從娼之理？小婦人既嫁束門，生是束門人，死是束門鬼，生死由他，卻是不出他門的。我既離了馬家，怎肯再陷馬家？求老爺筆下超生。」知府故試之道：「束家不要你，自然要斷入娼家，那由得你的心性。」翠翹道：「任憑老爺鼎烹刀砍，此事實難從命。」

知府未及回言，馬不進一頭走上道：「稟上老爺，馬翹原是我家出來的，求老爺斷還小的。」知府道：「你是甚人？我不叫你，你怎敢如此大膽闖入？你叫甚名字？」龜奴道：「樂戶叫做馬不進，聞知束家告退馬翹，特來領人。」知府道：「你是來領人的？判把你，你領去，且跪在一邊。」

忽又走上一個稟道：「小樂戶名喚甘下流，聞知束家不要馬翹，特來遞領子官買。」知府道：「跪在一邊，也不叫你空歸去。」甘下流亦跪在那裏伺候。

馬不進爭道：「馬翹原是我家的，你家沒廉恥，怎要來爭討？」甘下流道：「他已出了你家門，是束家人，人人得而討之，怎見得你該討，我便不該討？」兩個鬧得飛反。皂隸止遏不住，知府道：「不消爭得，雖沒有人領去，板子枷打是不不少的。」叫採下去打，每人二十，打得皮開血淋，跪在地下。知府道：「這起烏龜如此強橫！他已從良，物各有主，我又不曾有官賣之說，何物龜奴如此放肆！各枷號一月示眾！」馬不進、甘下流一人一面大枷枷起來。他們還想辯說，知府道：「掌嘴！」每人又是三十個杵腮，打得臉腫如瓢，枷出府門外。急得秀媽亂跳，要闖進去稟，門上攔阻不肯放，秀媽亂喊亂叫。知府叫拿，兩三個趕到外邊撮了秀媽就走，進見知府。

知府道：「這潑婦甚事在衙門前大驚小怪？」秀媽稟道：「我丈夫馬不進來領人，不知犯了甚罪，老爺打了文枷！」知府道：



「我無官賣之示，誰著他來尋事？公堂之地，豈容烏龜橫行？將這潑婦串起來！」三四個皂隸趕上前，拿手的拿手，拿腳的拿腳，就串。知府發怒生嗔，叫著實拶。兩人用板子抬將起來，一百二十攏梭，梭得秀媽鮮血淋漓，痛楚不過，祇將雙腳雙搓。不但裙褲盡脫落完，連膝褲、網腳鞋子，一齊都吊了下來。知府吩咐拶到衙前示眾，從人擁出。不但受苦又要破紗，求他們私開串子，暗地開枷。許多事情不題。

那知府作了一番威福，方問翠翹道：「你不回娼家，我須要盡法。」翠翹道：「寧可法下死，不願復入娼家。」知府叫取枷來道：「打便饒你，要枷號一月，方不斷你入娼家。」翠翹道：「願領老爺法度。」上了枷，將封封條，束生趕上堂，相抱大哭道：「我累你，我累你！」知府問道：「你怎麼累他？」束生道：「生員要娶他時，他已量及有此，不想今日果如其言。」知府道：「果如此，也要算他是個有見解的女子了。」束生道：「此婦不獨有見解，且深通文墨，還求公祖大人開一面之法網，則生員夫婦享無疆之福庇，萬代陰功，千秋德澤。」知府道：「翠翹既擅詞韻，何不也以枷為題。昔本府曾見古才女，有以枷為題，做《黃鶯兒》一曲，甚是風雅，流傳至今。即事詠來，如有可取，我便開豁了你。」翠翹聞命，不敢推卻，因另出新思，又做成《黃鶯兒》一闋。

《黃鶯兒》：

雖與木為仇，喜圈套中得出頭。感方圓遮蓋全身醜，但齊肩可羞。坐井可憫，可憐淚痕流，不到衫和袖。謝賢侯，教人強項，再不許放歌喉。

太守看了，不勝歡喜道：「此作比舊作更加雋永，真是佳人宜配君子，永斷為夫婦。」令左右開了枷，教束生進來，吩咐道：「人家討了這樣好媳婦，是極難得的。你怕親家怪，不帶王氏回家便罷了。做官的誰沒有三妻兩妾，父子到此也須量情，翁婿怎麼管得這樣事！」束生啞口無言。知府叫取一對采旗，當堂題一聯道：

今日配鸞鳳，喜見才人逢淑女

明秋開文運，更誇丹桂伴嫦娥

著鼓樂、花燈、喜轎，雙雙送回束宅。束生、翠翹拜謝太爺玉成之恩，上轎歸家，好不興頭。束生到此田地，無可奈何，祇得倒依著府尊吩咐，瞞得隱密，不令家中人知。

束生次日同翠翹拜見父親，父親便道：「賢媳婦，不是為公的不能容你，恐家裏媳婦容不得你。」翠翹道：「我盡我做小之道，聽他逆來，我祇順受就是。」束正道：「你言也是，但你不回無錫去，他也無可奈何得你。」翠翹拜謝而退。因事上以敬，待下以慈，事夫以恭，內外大小無人不讚其賢德。祇苦馬不進、甘下流，枷了不算，開枷時又是二十板，秀媽開串，也是十板，沒要緊受了這一段苦楚。束生吩咐兒子收拾一所新屋，替翠翹獨居，恐怕家中人來見了，惹氣生端，上下瞞得水泄不通。

天下事，若要人不知，須是己莫為。恁般娶子妹，經官動府，怎麼瞞得許多？早有人將這些行經傳在宦小姐耳中。宦小姐笑道：「正要他瞞我，若他明對我說，娶了一妾，我倒要體貼丈夫志氣，惜我自己體面。他既瞞我，我便將計就計，弄得他無梁不成，反輸一帖。看他們可能出我之範圍麼？」或有家奴討好報道：「相公外面又討了一房家小。」宦小姐不待講完，大罵道：「這奴才該死！相公娶小豈有不對我說之理！此必相公打罵了你，你特到我面前生非下火，離間我夫婦，其實可惱。本欲送官懲治，相公不在，不便見官，罰這奴才自掌三十下嘴巴！」掌了，猶恨恨不平道：「這奴才如此尾大不掉，下別人火也罷了，怎麼連家主公也下起火來。如再有一人亂言者，拔去四個門牙！」大家哪個再敢開口。苦了這個多嘴的，打又打了，又不得小姐的歡喜，又招束生的怨恨。

有奶娘李媽媽對小姐說：「娶妾之說祇怕有的。」宦小姐道：「我信得束生過，他決不瞞我的。況娶妾又不是甚犯法事，我又不是他上一輩，他何苦瞞我？奶娘，此言得之何人之口？」奶娘說：「實是東芻自臨淄來說的。」小姐道：「我正要查此言起於何人之口，原來是這奴才！當時他打碎了一隻玉鐘，是束相公所愛之物，著實打了他幾頓。他懷恨在心，今乃造出此言，激我為不賢之婦，毀家主公為薄倖之人，情實可恨！」叫束能去叫束芻進來。束芻到，小姐吩咐道：「毀謗家主公的奴才！替我拔去了他四個門牙！」命下如山，誰敢不遵？拿斧子的，鐵鉗的，縛手縛腳，一齊動手。束芻大叫一聲，昏死地下。多時方醒，而四齒已拔落矣。正是：

是非祇為多開口，煩惱皆因強出頭。

且聽下回分解。